

刘向海出狱,就被高墙外猛烈的太阳光冲瞎了眼睛,险些跌倒。年轻人一把扶住他,笑道:“叔,我接您回家。”刘向海第一次见到他,就问:“你是刘沙?”年轻人笑道:“是。我妈让我来接您。”刘向海又问:“你妈好吗?”他点头:“好!”

十年前,刘向海丢了党籍和公职,丢了婚姻和女儿,丢了自由和一切;如今他在城里再无立锥之地,也没有人需要告别,他就坐上年轻人的白色宝马车,一路向北,在车轮轻咬柏油路的沙沙声里,他惦记哭瞎了眼的老母;老父早在七年前已作古,是他心头永远的痛;而遥远又沧桑的青春往事,也随回去的滚滚车轮,步步逼近。

刘向海出生在城北三十公里外的下刘村。

那儿有条水清沙黄的大河,叫黑河。河南上刘村,河北下刘村,两村同源,老死不相往来。河上原本有座高桥,也被先祖拆了,唯有一根横河粗绳,一条无人小舟,供病残与孩子过河,大人宁可绕远路,不从对方村里过。刘向海在村小读完书,要去镇上读,得天天过河。父亲告诫,不许碰上刘村任何东西,尤其是人。“为何?不是一个祖宗吗?”父亲叹息,“就因为同宗,才打了死结。”他不信。“啪!”耳光响亮。父亲恶狠狠道:“给我记住!”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揍他。母亲说,老底子上刘村一个男的,爱上咱村一个女的。那时没船,男的夜夜

这些低矮的山丘,原来也是布置画展的高手,水流配合山丘成为制造音乐的高手。

我就走近这些低矮的山丘,水流,见识这些最好的色彩,总是点到为止并且恰到好处。

阳光、草叶和荆棘一起走上山坡,一起构成山坡的婉约和丰富。

千里之外的云朵喊着风,有着和白驹相同的心思,都在为大自然的馈赠莫名激动。

初来乍到,我看到山坡向阳光倾斜,我惊喜得有点慌乱,我想把漫山遍野的绿色谣曲吹得密密麻麻,吹得繁繁复复,吹得缠缠绵绵。

我还看到:一棵草养在一棵茶树之下,很痒痒、很幸福。那些单薄的草,它们选择贴在茶树的怀抱必有深深的用意,并且一定有深深的惬意。

我早就说过,我愿意天生做一棵小草,愿意体验陪伴与陪衬,也愿意谦逊有礼地倾听这份美景。每一刻每一秒享受中溢出的爱,都是递给茶香弥漫着的笑脸。

有阳光的山坡,有响声的山坡,最容易迷失。即使不跳跃,也一定要跳动。

风在与它喜欢的骨节对话,一匹匹山岗蓬勃的姿态,多么像爱情过后的马群。

游来幽会;情事败露,两村人高举火把对峙两岸,他们游到东堵到东,游到西堵到西,就是不许他们上来,结果双双溺死河中,才拖上岸。母亲问他懂了吗?他后背脊冷飕飕的,点头。

刘向海在镇上读了七年书,与上刘村的刘蕊同为班干部,一起上学,一起共事,三年不说一句话。有天放学途中,突发暴雨,两人在西凉亭躲到午夜,人间伸手不见五指,村路泥泞,刘蕊摔倒,他扶她起身,牵手同行。他送她回家,摸到河边,洪水汹涌,找不到船,又折回,敲刘蕊家门。她谎称是戴村同学,留他一宿。此后,人前人后,他们判若两人,上下学路上,刘蕊偷偷塞给他好吃的,他偷偷塞给她纸条、情书夹情诗。又过四年,高考结束,告别学校,他们结伴回家。一路越走越慢,他送她到家,她又送他到河南岸。夕阳斜照,大地罩在一片模糊的玫瑰色中,烟波生愁,他不想上船,低头,只顾用大脚趾头在沙滩上比划。

他画的字,在河滩上只能存在一小会儿,在下次河水退去到下次河水涌上来之间那么一点时间。这样更好,他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地画。他画得专心,出神,仿佛他画的是神符,具有魔力。刘蕊叫了两次,他听而不闻。她上前,见到沙滩上的字,顿时愣住了。

那两个字,他一挥而就;但河水涌上来一舔,字就没了。

她故意大声问:“你写啥?”

山坡,向阳光倾斜,有情有欲的山坡,不是诗也是诗。

不仅仅是山,水总是在某一处闪亮起来,从决定成为湖的那一刻开始,一汪碧水就决定用波浪爱上自己。还要一些岛屿,要一些飞鸟,和一系列山的倒影。

即便是高高在上的光,阳光或者月光都是浪花的点缀。

我在一座山坡上眺望,和一棵正当妙龄的枝条交换姓名与籍贯,我们都把这潺潺清水认作姊妹和闺蜜。

眺望,就是怂恿一滴不惹尘埃的水,一起有了蔚蓝的妄想。眺望就是成全自己的渺小与暗淡,把某个瞬间当成自己的遗址。

群山也在眺望,每一座山峦都想做一只鸟的情人,拥有一闪而过、一掠而过的快意。

如果黄昏消耗得再慢一点,我还想与这落日、鸟翅,共用这一面湖水:一颗深绿、蔚蓝、荡漾并渐渐泛红的心脏。

水流向山谷伸展,直到草木都漾起金色的光泽,直到微风遇见清澈的眼神,直到内心微微颤动出曼妙的和弦。

我就是这样喜欢荡漾的事物,比如一条小河,从山间款款而来,一路都没停止过荡漾。

我喜欢那个看起来很陈旧的

S

月光城 小小说

许仙

水清沙黄



P

月光城 散文诗

司舜

偏爱这山丘和水流

他惊吓不小,连退两步,差点摔倒在河里。

“我没写啥。”

“你写了,”她霸道地问,“说,写了哪两个字?”

“我……”他轻轻地说出那两个字。

“大声点,我听不到。”

他大声喊,她慌忙捂住他的嘴巴,“你咋死呀,招来人咋办?”

那一晚,他们在船上,船在水上,水在大地上缓缓流淌。

入秋,他去重庆,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。她,名落孙山。两人海誓山盟,挥泪作别。他给她写信,不敢寄。她给他写信,收不到。他随那年第二场大雪赶回来过年,谁知她结了婚,肚子都大了。又听说她寻过两次死,都没死成。他在河北岸徘徊又徘徊,扎心割肉地想她,但他终究没有过河问个明白。明白又咋样?两村是绝对不许通婚的。

宝马车驶过上刘村,新农村令刘向海瞠目结舌。刘沙指指一片高楼群,说是他妈的公司。他轻轻嗯了声。二十五年前,他回到县城,先在检察院工作,后调到法院任职。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,刘蕊在县城找了很多,唯独没有去找他;他听说了,找到了她住的宾馆。他们沿着古老的护城河漫步,很少说话,只是静静地行走在月光下,走累了,他们就在河埠头的青石板上并肩

坐了一宿。她没有叫他去她住的宾馆。他也不提。当鲜亮的朝霞打到她疲倦的脸上,他起身蹬麻木的双腿,再次扶她起身。刘蕊也是事后才知道,他托人拯救了将倾的大厦——她的公司,但是已晚了,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刘沙从手套箱里摸出对折的文件袋,递给他,笑道:“叔,我五岁那年,妈就离了,就一直单身着。她这辈子不容易,公司是她的命,整个村能富裕,是她领着大家奔小康的。”刘向海打开纸袋,见是一份亲子鉴定书。刘沙笑道:“叔,时代变了,您和妈不用浸猪笼。”刘向海看了鉴定书后,微笑着对刘沙说,还叫叔呀,该改口了吧!

宝马车驶到一座大桥边,停了下来。

河上能见到两座桥,这是其中一座,就在原先摆渡的位置。刘沙请刘向海下车,向河东岸扬了下手,对他说:“爸,妈就在那边等您。”刘向海沿着漂亮的河堤缓缓地走去,随即他加快脚步,和着心跳的节奏小跑,他气喘吁吁,羸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。长发飘逸,一袭白衣,她站在河滩上,清水一浪一浪地舔着脚踝,只顾低头用大脚趾头画字。

三个字,湿漉漉的,颜色比河滩深。

他鼓足勇气喊她的名字,却喊出来两行滚烫的清水。

山上的树木;我再看看远处,看看众山俯卧的虔诚,突然就落下了泪水。

凡美好都是这样,在此时,超出了一只鹞鹰的翅膀,我用诗歌谈论它的高度,还是差那么一点点。

我见过很多的山峦,每一座山峦几乎都是一个巧合焊接起来的精灵。日出时,它总是极力站着敬礼,日落时总是前倾着身子极力挽留。

似乎它必须负有神秘的使命,不仅仅是让白云给予长久的亲吻,阳光的丝线那么稠密,一遍遍阅读这莽莽苍苍的大山。

只有风跟我好像很是亲近,一会把我当走山的主人,一会把我当风光的陪衬。

山坡上,野花有些醉意,也让摇荡的紫荻和青竹,以及更远的松柏与杂树,云雾、飞瀑、流泉,似乎统治了一座山,似乎臣服于一座山。

山真的不在高还是不高,水真的不在深还是不深,这些低矮的山丘与水流,是不断变换的画作,不断延伸的音乐。

我来得正好,山峦给我的美,有往事,还有未来。

必须是越过山峦,涉过水流,才可以发现有谁正在那里等你。

词语:热爱。足够宽、足够长、足够深的时候,爱就明显会大起来。

脱去鞋子、袜子、面子,脱去所有让人感觉到多余的东西,我脱去过往,淌一次水,就有平仄正在向两岸涌动。

不仅仅是喜欢,我更迷恋波浪里的慢,以及埋在水里的单纯与简单、诗意与平和。

迷恋水里我能掌控的词语;迷恋水里的眼睛、舌头和牙齿;迷恋水里的微小,小情绪、小漾动、小凉爽,以及突如其来小鱼用翅膀给予的小意外。

迷恋被波浪打中、打动、打痛的微力,以及任何给予视觉的微震。我还迷恋水里人类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,强大也强悍的部分;坚硬同时又柔软的部分。水能做的,人类想做却做不出也做不到、做不好。

河水指给你的地方,都是美的。河水向前流淌,山重水复中多么像倾诉,让此岸和彼岸都安静下来,并有着稀缺的温存与美好。而在被河水环绕的峰巅总一定深藏着大美。

我来,有好多事要做,我要看看寂寞的山巅如何将沉稳可以做到几千年?我要听听呼啸的山风如何将歌声交换给天籁?

我先是低下头,默念一些